



游弋花海

◎冯周鼎

## 利川行之阿甘

◎郑从容

阿甘是我兄弟  
我斜上铺的兄弟  
一觉四年  
我想了解他  
他回了利川

利川是什么地方  
我不知道  
宝应是什么地方  
他也不知道  
就这样相守了三十年

相思了三十年  
我想还是要去一趟利川吧  
管他山高路远  
道路不平  
兄弟在  
家就在

真的辗转反侧就到了利川  
利涉大川  
得益于道路发展

更得益于兄弟之情

酒是要喝的  
还要喝多  
一杯酒  
一生情

我虽然酒喝多了  
还是在想  
这么凉爽的利川  
我还来吗

紫琅诗会

## 梦曦映丹辉

◎彭常青

昏黄台灯散发着柔和的光，把我们映在墙壁上的身影拉得很长。她轻轻拿起我放在桌上的军帽，纤细手指反复抚摸上面的帽徽，眼神中荡漾起向往的涟漪。

“我从小也曾有过从军梦想，可惜未能如愿。”她的声音很轻柔。我凝视着她。我们相对而坐，追忆童年往事，谈起同窗点滴。小学里我们一个班，她姑妈是我们班主任，她是学习委员，我是班长。那时候，她的眼睛大大的，一副很严厉的小大人模样。她出身教师世家，姐弟三个，由于家族遗传的基因问题，姐姐和弟弟都有先天性缺陷，她是家中唯一健康的孩子。小学里，我们的交集并不多，中学又各奔东西，此次见面，已是小学一别的十年后。

大学毕业后，她与我发小志军被分配到同一所中学任教。她教语文，志军教数学。某天，志军在课堂上没收了一本小小说，交由作为班主任的她处理，这是一本旧版的《老残游记》，而令人意外的是，扉页上我的签名与购书日期清晰可见。我向来有个习惯，每每购得新书，必先签名、标注日期，并加盖藏书章。这本《老残游记》遗失已有年头，我几乎忘记它的存在，没想到流落至此，并以这种方式出现。她原以为数学课上看小说的小女生是我的什么亲戚，处理时还对她网开一面，当得知我们毫无关联时，她满脸讶异。

“完璧归赵！”她从书柜里把书递给我，我看到书用硫酸纸精

心包裹着，虽已陈旧泛黄，但很整洁，卷起的边角已被压平。我说，小女生喜爱阅读，就送她吧。

那天，我是来学校看志军的，没想到会遇见她，她就住志军隔壁。久未谋面，大家似有说不完的话。志军又叫来他两个男同事作陪，我们一起开怀畅饮。

十年未见，大家变了许多，又似乎什么都没变。她笑称自己是当下最小的“主任”——班主任。她看起来似乎很安逸，甚至立志要当一辈子中学老师，像父辈那样。而志军则不然，一直憋着劲考研，希望往更高处发展。

小时候，志军是个淘气王，调皮捣蛋的事没少干，让老师和家长很是头疼。但似乎一觉悟就觉悟了，加上极具数学天赋，学习成绩一路飙升。

“初中三年，十二三岁正长身体的我俩寄宿学校，挤一张床，我个头比他大，睡在外侧，夜里不小心常被踹下床。”讲起我和志军中学时趣事，她听得津津有味。

“我妈担心冬天我掉地上会被冻死，总让我带厚厚的棉被，可越是这样，床铺就越拥挤，我就越容易被挤下床，所幸是下铺。”听完，她咯咯直笑。

吃完饭，她邀我去她房间小坐。房间朴素而温馨。我问起她姑妈的状况，她说姑妈已开始安享晚年，只是身体不太好。我提议改天一起去看望她，毕竟师恩不能忘。她说姑妈其实也一直很想念我们，那是她执教生涯中比

较满意并且引以为傲的一届。

在聊天过程中，我隐隐感到她有些心事。她并不是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甘于现状，内心深处也渴望放飞梦想，可日渐年迈的父母和两个身体残障的姐弟需要照顾，现实的责任和压力如同一根无形的绳索，紧紧束缚着她，让她无法轻易迈出半步。

夜已很深，没有暖气的房间寒冷彻骨。她双手捧着热水杯不停地暖手。看她穿拖鞋的脚在地上不停地来回搓，我脱下军大衣，将她的双脚轻轻包裹起来。那一刻，我看到她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。那晚，我们就这样静静坐着，聊关于生活、关于梦想、关于未来的话题，直到天亮。

志军不久考取研究生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如今已是那所“双一流”高校的数学系教授。而她还在那所中学耕耘，几年后与那晚一起喝酒的另一个同事结了婚。

生活，似乎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。我常常想起那个夜晚，想起她抚摸军帽帽徽时的神情，想起她内心的无奈与执着的坚持。虽然她留在了那所中学，但她依然热爱自己的教学工作。她知道，自己无法像志军那样追求更高的事业，但照样可以在那片小小的土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。

或许，人生就是这样，遗憾与坚持并存，责任与希望同在。我们都在不断地抉择与前行中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独特篇章。

## 家养老母猪

◎沙锦程

玉兰一瓣

从我记事起，家里就有了猪圈，隔成两个小间养着两头老母猪。母亲共养育了五个子女，父亲在集体企业工作，靠父亲一人每个月30多块钱的工资，全家人生活得紧巴巴的。为补贴家用改善生活，母亲在家里长期以来养了两头老母猪，靠卖猪仔来补贴父亲一人工资养育全家的缺口。

无论寒冬酷暑，母亲大清早就去街上的两家大众饭店帮工：帮助拣菜洗菜，拣剩下的老、黄菜叶子就带回家给老母猪当饲料，午餐、晚餐时分，母亲就去洗碗盘，洗碗盘下来的泔水用水桶装了拎回来给老母猪吃。每到夏秋季节，老母猪迎来了敞开肚子大吃特吃的幸福时光：河里沟汊里长满了水生植物，母亲就去打捞满河里的水葫芦、水浮莲、水花生，回到家后用刀剁碎了，拌着泔水给老母猪当饲料吃。每年入冬时，母亲总要贮存几大缸水草饲料——像腌咸菜似的，将水浮莲水葫芦一层层排在缸里用脚踩实，最上面撒上少许粗盐，这样就能保存一段时间，够老母猪吃上一阵子。

老母猪也很争气，一头老母猪一年下两窝仔，两头老母猪一年就是四窝仔，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每到老母猪临产时，母亲就是一个娴熟的猪仔接生婆，老母猪每产出一只小猪娃，母亲就用稻草轻轻擦掉猪娃身上的黏液，将猪娃轻轻捧起来，小心翼翼地放到老母猪的乳头旁，看到小猪娃大口吮吸着乳汁时，母亲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喜悦的笑容，这既是辛勤劳动的成果，也是希望所在。有时一窝猪娃产多了，有十七八只，但老母猪的奶头就这么多，加上产后的老母猪很笨拙，一不留神，往往有一两只猪娃被压死，每每遇到这种糟心事，母亲总要难过好几天。养老母猪，既是个技术活儿，更是个苦活、累活、脏活儿，猪圈一年四季都要打扫清洗，特别是夏季炎热，母亲三天隔着两天就要清扫猪圈，她从屋后的九圩港里用水桶拎回水，然后冲洗，粪水溅得母亲全身上下，我也帮助母亲冲洗过几回猪圈，粪水溅到嘴里，咸咸涩涩的，说实话，臭倒不怎么臭。

一个多月的时光，小猪娃就一个个地出栏了，每每临近出栏的时光，小猪们往往可以享受到平时很难得到的美味：碎豆饼粥。小猪吃了豆饼后，猪身上油光锃亮的，活蹦乱跳，很是可爱。出栏的那一天，母亲还要将猪娃擦洗得白白净净的，有个好的卖相，然后母亲拿出挎儿篮子（一种用竹篾片做的大菜篮子），一只篮子装上两只小猪，送到苗猪市场上去卖。挎儿篮子上面用细绳打了网儿，小猪娃钻不出来，猪娃们虽拼命挣扎，老母猪也舍不得自己的猪娃离去，在猪圈里躁动不安，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，母亲虽也心有不忍，但这是没法子的事。每卖完一窝猪仔后，家里的生活总有一些可喜的变化：饭菜变好了，孩子们有零花钱了，甚至可以添置新衣。

更可喜的是，凭着母亲多年饲养老母猪，家里还盖起了三间屋。原先全家人挤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草屋里，终于在1963年搬进砖瓦房，这在当时是连想也不敢想的，可硬是凭着母亲常年不懈养老母猪的艰辛，将梦想变成现实。盖了砖瓦房后，母亲还一直家养老母猪，因为盖房还欠下几百元债务。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，人民的生活日渐好转，谋生的方式多样化，我们家才告别了家养老母猪。